

晏九九

著

隔壁皇帝来抢亲



十三皇子要纳妃，
官配竟然不是她



她当众搅黄他的订婚仪式
双双上了《京城晚报》八卦头条

和外面的
妖艳萌货
都不一样哟!

不按常理出牌的大家闺秀
VS 非池中之物的高冷皇子

低调编剧【晏九九】

——最新力作——

来抢亲的“她”，竟是**隔壁皇帝**？！



景九九
/ 著 /

隔壁皇帝 来抢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隔壁皇帝来抢亲 / 晏九九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698-1

I. ①隔… II. ①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7390 号

书 名	隔壁皇帝来抢亲		
作 者	晏九九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黄 欢 周慧娥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 设 计	李 娟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698-1		
定 价	2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隔世今生 来世



魅丽文化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大闹婚宴

001

第二章 皇家的事

014

第三章 请求赐婚

028

第四章 赏花会

041

第五章 酒后失仪

054



第六章 天生凤相

067

第七章 日日思君

078

第八章 好久不见

090

第九章 救人一命

102

第十章 北襄将军

119

第十一章 深情难负

134



目录



第十二章 暗流涌动

147

第十三章 雪夜箭雨

160

第十四章 泣血一战

175

第十五章 守得云开

188

第十六章 死缠到底

202



第十七章 云开月明

220

第十八章 重回定北

234

第十九章 反了如何

247

第二十章 暗夜涟漪

260

第二十一章 天生皇相

275

尾声

294

后记

297





四月十六日，虽然下着毛毛雨，但并不影响瑞京城里的热闹气氛。皇历上写着，今日宜嫁娶。所以，今几个京城里有不少嫁娶的人家。

而南麒国的十三皇子齐清羽，也选在这个黄道吉日与国舅爷的嫡长女林烟雨订婚。

这位十三皇子，与其他皇子相比家世并不显赫，外公只是个瑞京卫军统领，但人家帅啊，随便绾个发髻、插支碧玉簪子，便能引领瑞京男子的时尚潮流。

再加上他才华出众，为人和善却又不失威严，自然就成了瑞京城最受欢迎的皇子。

而国舅爷的长女林烟雨，也是出了名的貌美如花，响当当的京城大美女！

这一桩姻缘，任谁看来，都是天作之合。

由于齐清羽还未封王，没有府邸，所以订婚宴安排在了他外公的统领府中。

此刻统领府早已人满为患了，甚至还有好些没有收到请帖的官员都主动来庆贺，原本算好桌数的酒席，直接变成了流水席，导致统领府的厨子着急得不行，这么多人，厨房采购的菜可不够吃啊！

可是，老统领心里清楚，这些人并不是看在他的面子上，也不是看在他那并不受皇帝喜爱的外孙面子上，而是来看未来亲家林国舅的。

就算齐清羽再优秀，可他毕竟还只是个皇子，而林国舅却是已故皇后的哥哥，当今太子的亲舅舅，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实权，但外戚复杂的关系网，却是让人不可小觑的。

就算知道其中缘由，但老统领看着郎才女貌的外孙和准外孙媳，还是笑得合不拢嘴。

十三皇子一向以太子马首是瞻，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如果再加上这么一层关系，等将来太子登基了，这个外孙必然是前途无量的。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一道锣声后静了下来。

司仪走上铺满大红绸缎的喜气洋洋的礼台，一脸激动地高喊道：“下面，有请今天的主角十三皇子与林小姐上台为大家敬酒！”

齐清羽今天身着一袭月白色的长衫，长长的青丝用金色镶白玉的束发冠高高束起，一双眸子微微含笑，很是风度翩翩。

他旁边的林烟雨身穿透迤拖地的浅蓝色缠枝花宫裙，轻纱曼妙，随风而动，恍若仙子。

一众人不知道是真情还是假意，但都笑得咧着大嘴，翘首以盼地看着那对缓步而来的才子佳人。

没有人注意到，统领府门口出现了一个身着红色胡服的少女，正咬牙切齿地看着台上二人。

两人刚刚在台上站定，站在那少女身后的四个丫头便冲了过来，还不得众人反应，二话不说便将维护秩序的家丁打了个屁滚尿流，生生为那少女辟出一条道来。

司仪吓了一跳，待看清楚来人的时候，倒抽一口气的声音几乎响彻全场，并不是司仪练过狮吼功，而是因为几乎场下所有的人，都跟着倒吸了一口气。

贺兰心欣！安国侯的独女，母亲是北襄长公主，家世并不比台上的两个人差。

安国侯还只是定北将军的时候，贺兰心欣便随他驻守边境。

她是在军营里长大的野丫头，性子急躁又暴力，平日里常常带着“春花秋月”那四个会武功的丫鬟，四处仗势欺人。自从她随安国侯回京以后，再没有什么京城四霸了，只有一个声名显赫的“女大王”。

这都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全京城的人几乎都知道，贺兰心欣喜欢十三皇子，喜欢得要死要活的。

“哼！”贺兰心欣鄙夷地扫视了一下四周，随即快步朝台上冲去。由于冲得太快，上台的时候不慎踩滑，她一个踉跄，直接摔在了两位新人面前。

司仪见状，心惊肉跳，却又不得不鼓起勇气迎上去，巴结地笑道：“贺……贺兰小姐……您这是……”可是，他话还没说完，便被贺兰心欣瞪了一眼，生生将剩下的话全部咽了回去。

司仪尴尬地把目光转向齐清羽，连忙朝后退开，这台上的几个主，可都是他惹不起的。

贺兰心欣尴尬地爬起来，扯了扯衣角，拍了拍膝盖上那两块泥印，仰着头愤怒地看向齐清羽，眸中泪光闪动，明明是因为刚才摔得太疼了，在旁人看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齐清羽只是皱着眉看着她，并没说什么。

看着那俊逸的容颜，再看到旁边刺眼的林烟雨，贺兰心欣忽然就哭出了声：“齐清羽，你没有良心！你说话不算数！”

这……这是怎么回事？台下的人面面相觑。

齐清羽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左手渐渐地握成拳头，隐忍地道：“贺兰心欣，你又在闹什么！”

贺兰心欣低下头，随即往前一步，将旁边的林烟雨硬生生挤开，再抬头已经泪眼婆娑：“你不是说要娶我的吗？”

这一声饱含怨念的斥责，恍若在滚烫的油锅里浇了一瓢水！台下众人瞬间议论纷纷，而国舅爷和老统领的脸色，更是异常阴沉。

明几个的《京城晚报》上估计要有一条大大的头条：侯府千金大闹婚宴为哪般？风流皇子旧爱新欢抉择难！

齐清羽眉梢微微一挑，镇定地问道：“请问一下，贺兰小姐，我究竟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承诺过要娶你了？”他说罢还朝她走了一步。

随着齐清羽的话音落下，场中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贺兰心欣。

而他向前走的这一步，刚好把贺兰心欣整个人罩在他高大的身影下。

贺兰心欣咽了下口水，美色当前，说话也不由得结巴了：“就……就是……”

“就是什么？嗯？”齐清羽又朝她走了一步。

他身上雅致的伽南香香味袭来，瞬间让刚刚有点胆怯的贺兰心欣醒了神。她皱了皱眉，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随后仰着头，不管不顾地说道：“我五岁那年！在皇宫后花园！”

贺兰心欣说完，众人皆是一愣。随即，不知是谁发出一阵断断续续的笑声，然后就像是会传染一般，在场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笑了起来，刚开始还有所掩饰，而后就越来越放肆了，整个统领府里都回响着哈哈大笑的大笑声。

就连一旁静若幽兰的林烟雨，都捂着嘴轻轻笑了起来：“清羽，这丫头太可爱了。”

可是，没有人发现，看似脸红，低着头害臊的贺兰心欣，眼底划过了一丝狡黠。

齐清羽依旧镇定地看着她：“儿时戏言你也当真？”

“我不管！反正你承诺了，就要践诺！不然你就是个背信忘义、说话不算话的小人！”贺兰心欣一脸愤然地道。

“哦？”齐清羽眉梢轻扬，“你觉得大家真会这么想？”

看了看场下嬉笑不已的众人，贺兰心欣抿了抿唇，略显尴尬。

可是，就在那瞬间，场下突然响起一道高昂的声音：“会！”

听到这个声音，贺兰心欣顿时喜上眉梢，眼底的狡黠越发浓了，时间刚刚好呢。

“三哥！”贺兰心欣欢呼着，往统领府大门外一瞥，果然有手持长戟的士兵晃动的身影。

“嗯。”伴随着铠甲移动时传出的金属摩擦声，贺兰子勋大踏步地走上了台，站在贺兰心欣身边。高大的他就像一座小山，瞬间让贺兰心欣有了安全感，就是那种踏踏实实有了靠山的感觉。

于是，贺兰心欣更加趾高气扬了。

“见过十三皇子。”贺兰子勋谦逊地躬身行礼。

“免礼。”齐清羽冲他笑了笑，“你怎么有空来？不是说东沃战事吃紧吗？”

那种能幻化春风的笑容，直看得贺兰心欣心花怒放，只可惜，这笑容从未对她绽放过。

“哦，曾经吃紧而已。”贺兰子勋说得极为轻描淡写。

齐清羽没有因为他骄傲的模样而生气，对方是战功赫赫的镇东将军，而自己却是个连王都没有封的闲散皇子，倘若跟他置气，传到了爱才的父皇那里，还会让自己落个气量不够的罪名，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隐忍。

贺兰心欣欢喜地站到贺兰子勋身边，下巴抬得更高了。她看向齐清羽，一脸狗仗人势的模样：“我要你当着众人的面践诺！”

齐清羽默默地看着她，一言不发。

贺兰心欣继续张狂地道：“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我和你在一起，不也可以吗？我父亲难道不比林国舅更强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齐清羽说得漫不经心。

“少来了！”贺兰心欣走到他面前，仰头打量着他。

他神色沉静淡泊，身上是属于皇家独有的高贵气质，整个瑞京城的女子，只要看他一眼，几乎就没有人舍得挪开目光。

贺兰心欣凑到他身边，用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道：“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也能给。”

的确，她贺兰心欣给得起，而且远远超过林烟雨。北襄作乱几十年，安国侯贺兰崇德驻守边境时，竟然顺手将整个北襄给破了，大军攻入北襄玉京俘了北襄皇室，逼迫他们签下和平协议，大振南麒国威！

回到瑞京后，贺兰崇德封安国侯，虽然看起来交了兵权，但是各个辎重部队的将军首领，大都是安国侯一手培养出来的弟子。而贺兰子勋，则是安国侯已故兄长的独子。

安国侯，说他权倾朝野一点也不过分。

齐清羽眉梢微动，不动声色地退开一步：“我还是不懂贺兰小姐在说什么。”他虽然如此说，但是并没有直接否认，那么，似乎就代表默认了。

贺兰心欣嘴角勾起一抹浅笑，也学他退开一步，仍是一副刁蛮任性的样子，道：“反正我不管，你许了诺就要践诺，不然就是卑鄙无耻没信用的伪君子！”你愿意装，我愿意奉陪。

台下的人们都安静了下来，完全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好玩吗？”齐清羽看着她笑了起来。

那笑容很是意味深长，让贺兰心欣有些不明白，自己破坏了他的好事，他不是应该生气吗？

就在贺兰心欣迷茫的时候，林国舅终于按捺不住，走上台来，伸手牵着脸色苍白的林烟雨，一言不发地走了。

贺兰心欣现在这般胡闹，彻底让林家颜面扫地，林国舅不是宰相，肚子里撑不了船。

齐清羽望着一步三回头的林烟雨，等人走远了，这才皱着眉头，有些不悦“好了，你满意了？”他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几分，离他不远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

贺兰心欣没说话，心中的小恶魔却在咆哮着：满意，相当满意！这么不费劲就将一个情敌干掉了，我能不满意吗？只是，刚才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是什么意思？还有，他刻意喊这么大声又是什么意思？

“唉……”齐清羽叹了口气，摇摇头转过身，衣袂翻飞，潇潇洒洒地离去了。

叹气？怎么又叹气了？贺兰心欣眨巴着眼睛看着他的背影，觉得越来越搞不明白这个人了。

其实，她比任何人都想看到他开心，不想让他生气，不想让他难堪。可是，她只要一想到他即将和别的女人成婚，就觉得有无数的蚂蚁在啃噬着她的心一样。

“人都走远了，别看了，回家吧。”贺兰子勋站到一脸失落的贺兰心欣身旁。

“连背影都是那么帅……”贺兰心欣发出仿佛梦呓一般的声音。

贺兰子勋的眼角抽搐了一下，一把抓住她的手，将她拖出了统领府。

等他们回到安国侯府的时候，安国侯已经在家气得火冒三丈了，可是，一看到被贺兰子勋拖回来，满脸失落还隐隐含泪的贺兰心欣，满腹的恼意又瞬间不见了。

然后看到她裤腿上赫然有两块泥印，贺兰崇德瞬间又怒了，当即便咆哮道：“谁把我宝贝女儿弄成这样的？你该不会去跪着求那浑小子了吧？”

“没有没有，心欣她是自己摔的！”一旁的贺兰子勋连忙上前拉住他，叫十三皇子浑小子？这话若传出去了，还得了？

一听这话，贺兰崇德的脸色瞬间变了，马上关切地蹲到贺兰心欣身边，小心翼翼地查看她的膝盖：“摔的？怎么样了？疼吗？赶紧回屋上药吧！”说罢，又一脸埋怨地看向贺兰子勋，“你这个当哥哥的也是，怎么不看着她点？小姑娘家家的，要是摔坏了，留疤了怎么办？”

“老爹啊，不关三哥的事。我摔的时候，三哥还没来呢。好了好了，我回屋换衣服去了！”贺兰心欣实在是有点受不了这个婆婆妈妈的老爹。

等贺兰心欣离开后，贺兰崇德的脸又垮了下来，他转身看向贺兰子勋，问道：“心欣这么一闹，十三皇子娶不成林家那丫头了吧？”

“是，林国舅当时就拉着林小姐走了，我估计着，应该是要退婚的。”

“嗯……心欣这歪打正着倒是帮了我个大忙啊……”贺兰崇德叹了口气，“只是造化弄人，她怎么偏偏喜欢上了那个十三皇子呢……”

“心欣年幼，情窦初开，又与十三皇子从小认识，难免会有一点这个念头，等长大了，可能就好了。”贺兰子勋宽慰道。

“希望如此吧。”贺兰崇德长长地叹了口气。

午时刚过，阳光正好。

贺兰心欣沐浴梳洗完毕，换好衣服出来，准备出去找点吃的。这大闹订婚宴可是很费体力的，而且早上起来，就因为齐清羽要订婚的事情气得吃不下饭。

她刚走到后花园，远远地便看到一抹淡紫色在花红柳绿间穿行，当即心里便咯噔了一下，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往回缩。

“心欣。”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这极为安静的后花园中响起，像是空谷击缶，余韵悠悠。

贺兰心欣停住逃离的脚步，无奈地转过身去，低下头，弯腰行礼：“心欣见过母亲。”

此人，正是贺兰心欣的母亲，北襄长公主，锦珠。

“嗯。”锦珠点点头，那雪白的肌肤，金色的头发，还有海水一样蓝的眼睛，无不在昭示着她异族人的身份。

而贺兰心欣，也是一眼看上去就与南麒人有些不同，略带棕色的头发，琥珀色的眼睛，高挺的鼻梁，还有远远高于南麒女子的个头。在北襄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长相，倒也不觉得特别，可是到了瑞京城，满城都是纤弱的柔美女子，便显得贺兰心欣格外另类了。

“你今天又去找十三皇子了？”锦珠缓步走到贺兰心欣身边，将她扶起来，却不像平常母女一般亲近。

贺兰心欣撇了撇嘴，没接话。她小时候很怕这个母亲，不愿意让这个亲生母亲抱。别人都是黑发黑眸，而她的母亲却是金发蓝眸，她甚至还觉得母亲是妖怪，不愿意亲近母亲。

虽然她现在长大了，这种怕就不存在了，却变成了一种叛逆、一种厌恶。

而锦珠也不像其他的母亲一般爱陪着孩子，陪孩子玩闹。

久而久之，她们就形成了这种特别的母女关系。

“不是我说你，对方都已经忘记了约定，你怎么还要傻乎乎地盼望？对方根本就不在意，你何必还要不管不顾地付出呢？”锦珠看着她，蓝色的眸子里波澜不惊。

“你不懂。”贺兰心欣不满地顶嘴。

“不是每一次付出，都能收获怜悯和回报。”锦珠语重心长地道，“喜欢上错的人，只会换来无尽的伤心和绝望。”

贺兰心欣皱起了眉头，母亲从小都不管她，这会儿又管个什么劲！

“我不是老爹，齐清羽也不是你。我的事情，就不劳母亲大人您费心了！”她迅速地退开几步，“母亲大人，我饿了，该吃饭了，告辞。”说罢，她就不管不顾地走了。

她走得那么急，完全没发现锦珠那黯然失色的双眸。

安国侯府说大也不大，但说小也绝对不小，至少不是回屋换身衣服就能随便碰见不想碰见的人的。这说明，锦珠是知道她的事情，所以在她出行必经的路上等她的。

贺兰心欣在心里想着，早知道刚才就让“春花秋月”跟着了，有她们望风，肯定不会遇到这女人。

贺兰心欣背地里从来不叫锦珠“母亲”或者“娘亲”，除了因为自小她就没什么带过自己以外，还因为她一直以来对老爹那疏离淡漠的样子。

虽然贺兰心欣不知道她到底和老爹有着怎样的过去，可是他们毕竟是夫妻，而且已经在一起整整十七年了，就连女儿都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她还是一副高傲冷漠的样子，依旧远离着憨厚淳朴的老爹。

这让贺兰心欣接受不了。从小她就见过别家夫妻是什么样的，比如厨房的大婶和扫地的大伯，两人都头发斑白了还时不时偷偷在树后面亲一亲。可是，她从来没见过老爹亲那女人，甚至几乎没见过老爹去那女人的房间。

她知道，这不是老爹不愿意去，而是因为那女人不喜欢他去。

而更郁闷的是，老爹这个痴情的傻子，居然还为了那个女人不纳妾，甚至不碰别的女人。

十七年，就算是块石头，也早已经焐热了。可这个女人，依旧冰冷如初。就这样的一个人铁石心肠的女人竟然还好意思到她面前对她说什么“不是每一次付出，都能收获怜悯和回报”。

贺兰心欣很气愤，而发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吃东西！

于是，贺兰心欣带上银子，带上四个丫头，快步朝瑞京城口碑最好的知味楼赶去。

知味楼位于瑞京城最繁华的西市口，不需要打听，只要到那里，一眼

就可以看到。足足五层的高楼，在一片二三层楼的小房子中，很是显眼。

虽然知味楼有着“非富与贵不可入内”的潜规则，但是并不影响客似云来。瑞京城里，最不缺的，就是各色贵人。

这会儿，贺兰心欣就遇到了一个“贵人”。

她刚走上二楼，便看见一个很讨厌的人从楼上下来。

“哎哟！这不是安国侯家的千金吗？”

贺兰心欣翻了个白眼，看向那说话跟老鸨似的高丞相千金高梦蝶，对方穿了一件蜜蜡色的轻纱襦裙，外面披了件月白色的苏绣丝绸衣，挽了个精致又慵懒的堕马髻，斜斜插了支白玉簪子，一举一动柔若无骨，端的是一副大家闺秀风范。

见贺兰心欣不说话，高梦蝶又走下来两级阶梯，刚好把她的路给拦住。

“听说你今天去搅了十三皇子的订婚宴？”高梦蝶问道。

“啊，是啊，咋了？”

没想到贺兰心欣这么爽快就应了，高梦蝶有种卡了鱼骨的感觉，这个女人难道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吗？

她打量了一下贺兰心欣：身上只穿着一件接近男装的交领绒服，连点花色都没有；长发随随便便地用条发带束起，连个发饰都没戴；皮肤不够细腻，眼神太犀利，怎么看都没有女人味。

这么一对比，高梦蝶更加得意了：“咋了？你不知道什么叫女儿家吗？这么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

“你说谁不要脸了？”不等贺兰心欣说话，她身边最冲动的桃月丫头已经站了出来，“你再说一句试试！”

高梦蝶没想到一个下人都敢跳出来和她这样说话，当即便气得脸红红地瞪着贺兰心欣，可是，对方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好像根本不打算管教下人。

于是，高梦蝶朝身边的管事婆子使了个眼色，对方当即便撸着袖子走上前来，一个小丫头也敢这么嚣张，还能不掌嘴？

贺兰心欣还是没动，抱着胳膊一副看戏的表情。

下一秒钟，桃月一伸手抓着那婆子的发髻，手臂一抡圆，直接将她从楼梯上扔了下去。

惨叫声还没结束，人已经落地了，砸得嘭的一声闷响，顿时将楼中食客全都吸引过来了。

高梦蝶被吓得一哆嗦，惊魂失魄地看向贺兰心欣。

贺兰心欣却根本没搭理她，而是一脸认真地对那罪魁祸首说：“桃月，你的龙爪手略有退步啊，许久不练了吧？”

“你你你……”高梦蝶现在还在哆嗦，但这是被气得哆嗦。

“还有事？”贺兰心欣很是无辜地问，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贺兰心欣，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这么狂！”高梦蝶说罢，一甩袖子快步离去。

没事惹我干吗？贺兰心欣鄙夷地看了一眼楼下七手八脚抬那老婆子的人们，随后继续抬脚往上走，刚走到楼梯口，便听见啪啪的掌声。

贺兰心欣斜眸看过去，便见十四皇子齐清凯站在一间厢房门口，斜靠在雕花栏杆上，似笑非笑地看着她：“我说谁那么大动静呢，原来是贺兰家的千金啊！”

贺兰心欣挑了下眉，转身看向他，身子欠了欠：“见过十四皇子。”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皇子，是齐清羽的弟弟，见面还是要行礼的。

“贺兰心欣，你胆子不小啊！”齐清凯讥笑道，“谁借你胆子去闹我十三哥的订婚仪式的？你以为你仗着安国侯宠着你，惯着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听他这口气，是兴师问罪来了。

没错，她贺兰心欣的确胆子很大，既然对方口气不善，先来招惹她，那就别怪她不客气了。

于是，她仰起下巴反问道：“什么时候十三皇子的事轮得到你这个弟弟操心了？我和齐清羽之间的事情，你知道个屁！”

这粗俗的话立即引起了齐清凯的不满，他当即便皱着眉头道：“你看看你，哪里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也不拿面镜子看看自己，你从里到外哪